

北

史

二五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
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
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
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
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
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
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又以天
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

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敷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摠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摠管及平江南授楊州摠管司馬轉并州摠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摠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

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
功遂不錄後平越嵩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
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
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
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
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
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
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
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元壽合圍渾主於覆
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

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
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
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
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爲遼小醜未服嚴
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
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
脫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韎韐出後遲疑

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歆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母吳氏吳氏提携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
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
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
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
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
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
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
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
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

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
慧據江南反以子撫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
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
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
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
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
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戶賜
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鹽書勞問

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
遷建州摠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歆逆黨汪文進進位
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
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
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
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
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
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
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
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

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竝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寧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書閉城

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

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
玄感於閩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
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
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
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
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
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
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
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

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
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
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竝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
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
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
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
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日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皆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君美無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竝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負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嵒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

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
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
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
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
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
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
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
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
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
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

蓋潯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
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督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
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
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
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
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
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
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
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
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

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
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
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
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
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
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
酒曰良弼嘉謀侯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
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
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

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
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
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
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
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
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
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暉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旣焉羅暉進救之於重圍之

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睺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摠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楊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丁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

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臨涇二
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揔管自
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
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
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
率煬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
大將軍及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哀經送至墓葬
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
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
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
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
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
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桂國君翊
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
父見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
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
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旣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
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

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
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
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
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
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
以身免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
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
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鵠叛蠻復從柱
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

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

舊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
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
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
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曰別遣一軍發相
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
曰兵亘千里動閭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
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爲如何法
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住其間若
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
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原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撫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

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
領京兆尹稱爲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
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
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
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君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
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
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劔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衛尉卿裴獠攀戀數百里不
絕及與之決並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

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屈楊素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泃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堅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

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
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
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
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
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閭鄉與宇
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
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資財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
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
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

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飢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後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

司宋國公賀若弼其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
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
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
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
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
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
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
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
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
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

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賈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
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
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輒
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
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應烏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
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
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
智慧等反復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

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
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
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
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
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
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竄勇善戰儀同
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
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

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菴上生花如蓮并有龍
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
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
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
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
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
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
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擗
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列城破之賜爵死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殷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干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貴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腳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累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暹救

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韃韃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

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君臣皆稱善於是
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
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
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
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
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
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
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蹕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
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

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
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
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
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
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
幼懷倜儻猛旣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勦
敵如拾遺閩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
道消溝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

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暎忠亮之性所在
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
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示宣力西京居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
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
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逆遭
躋良有命乎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遂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爲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爲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爲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署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數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

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中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凡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爲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

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

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
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
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
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
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
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
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
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輒死流
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園囿
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

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
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
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覓親待訪以得失時兵
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
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
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
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
三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

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
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
孫無賴引其姦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
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強傳鈔
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
平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
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
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
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
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

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鵠銘旨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遂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
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
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父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
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立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鑠仰墳素棄絕華綺
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節効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譔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譔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譔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

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竝令遠道限
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謬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
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
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
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
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
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
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
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

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其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

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
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
免卒于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踈屬
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
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
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
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
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

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旣瘕又聾嫁之不隹嘗樵菜於野爲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墊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
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
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
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
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
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
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
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竝執法平允京
兆韋焜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甚有惠政此
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
司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
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
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
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
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
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資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

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
爲難不細城中雖復凶凶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
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我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
西門爲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
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
正色爲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
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
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
卷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
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
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
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教陳散騎常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獄正及
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
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
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
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

示皇風使彼君臣面補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晉寧
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
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昵近小人和命奏劾之暕竟得
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
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
陽縣公父茂周滄堯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仕周
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
帝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

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
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
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
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
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
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
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
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爲
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

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
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
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
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
發言寒暑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
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挫折當時朝士無不惴伏有敢
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或及尚書左丞李綱而

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
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
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
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
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
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
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父而出爲寧州摠管掾武帝
親摠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
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
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
爲重稟成筭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
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
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
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
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
不行潁聞而歎伏後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
憚上嘉其姦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

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蒲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嬖爾之親冒此苴蓐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

其端死士文替負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
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
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
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
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
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
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
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

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涂顯貴百寮惴惴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

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賦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
儀同三司歲餘加貞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
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
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嘗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父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
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
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
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
義美者其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
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
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
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

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龍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闕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

世宗本紀卷之五
行軍揔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第
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
殊用大小異宜格梳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
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
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冤柳或之處
憲臺豈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或
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
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
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
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
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
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
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
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

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諡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

人郭子異密引陳冠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爲間謀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齋

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摠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
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脩生
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
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
而入行光火劫盜皆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
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
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
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
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
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
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虔亭衛者憊食哀其餒解手以給
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
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
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
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灸

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
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尔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
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武貴郎將錢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
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

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鉅
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
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叟贈右光祿
大夫子善誼襲官子寧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
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
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
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文化及事臨發
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

之士哀焉光字揔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
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竝以傭書爲事光獨
跣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爲肉飛仙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

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
 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
 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
 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
 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
 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
 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
 賜之同輦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
 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爲給使宇文
 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摠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

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
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
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露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
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
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替將發時晨
起襲化及光語泚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
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
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
內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
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

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
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
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
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
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
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
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
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
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

帝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幣遺嶺南酋領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

盧山刊
北史列傳卷之六
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
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
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
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
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羅其患上以仁恭
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
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
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
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及班師仁恭爲

殷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
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
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
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
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貴郎將仲
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
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
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
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
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

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

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
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舛龍
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
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
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
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
僕射朱粲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
顗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
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
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

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眉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官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

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
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縣薄山帝令純討破
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
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
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克
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
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
數百步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愴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

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摠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
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
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
摠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
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
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
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
爲計贊至家飲樂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
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

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愛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徵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

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
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
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
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
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
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
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

召之及見禮賜甚厚每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
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實建德魏刀兒等
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
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
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
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
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
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
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
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

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
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
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
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太寶為帳內部曲告太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
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
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
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
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

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朝
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
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剋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
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
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
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剋獲其子曷
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
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
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
梁都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
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
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
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
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
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

太守父壽周順契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周
爲興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
爲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
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
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
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
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
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
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
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

師安北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奉江都待遇
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
帝幸丹楊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
世基相忿而出字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
驍果帝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
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曰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
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
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
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

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
齋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
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子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
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
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
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
吐萬緒董純以崔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
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

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
儀志在強直拒世甚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雲定興
司馬德戡

趙行樞
裴虔通

述子化及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偕與敦曾祖長壽祖
孤仕魏竝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太宗伯述
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
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
大象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惣萬
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

陽郡公尉遲迴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迴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襲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禽而蕭瑒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

之望實歸大王然廢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
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之
晉王大悅多賈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
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
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敬焉曰何爲者
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
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
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
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斡歌稜
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
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
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
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
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
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
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
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
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

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
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
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
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
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
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
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
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
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
與九軍至鴨渌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

帝意會之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旣恃驍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

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
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
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
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
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
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入帝從之尋
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奉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
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臨

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
 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
 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
 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
 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
 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
 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
 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
 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
 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蓄奇服

炫耀時人定與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
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
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褊耳人又學
之名爲許公褊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
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
少府工匠竝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
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
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竝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
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

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竝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騁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覷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

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辯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智及竝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父客羈放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楊人人竝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

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
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
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
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爾玉郎牛方裕
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竝相然許時
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
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
及素狂勃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
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
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
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
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
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醢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
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
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
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
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
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
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貴馮普樂共布兵捉
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
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貴郎將元
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
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
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
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
旦子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

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
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父之乃
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
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呼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
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
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入舟楫從水
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
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
每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
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

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
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
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
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
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王弘知之密告化及盡
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
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辟清淇
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
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水濟渠與密決戰
於董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

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
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
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
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
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
知由汝爲計彊求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
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
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
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
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

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
反爲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
北徵求餉餽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
日不克而退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
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
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
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逆
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
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鷄
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

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箠第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

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
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
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
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
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
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
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
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
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

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奏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更示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驕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

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摠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禪徙居新豐世頹禪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待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

律而僂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
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世累遷
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
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彫飾池臺
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旺之大業八年隋始亂
世充內懷傲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
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
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粲晉陵人管崇起
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
鮑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

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
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
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
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
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
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
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
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己益信任之十
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

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
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
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
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
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數別用
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
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
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祕之又遽簡關以供進
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

特發中詔遣世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旣度水衣皆濡沾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云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閤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
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
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憚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
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
弊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
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
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
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
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

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密營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卅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與千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卅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卅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向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

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
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
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閑房記書作大夫
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
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
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
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
自言符命而取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
爵旣而廢侗陰殺之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

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欵
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
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
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
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爲丞
相以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爲左直齋遷
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
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
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起爲盜帝令達
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鄒令楊
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
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
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
時盜賊旣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
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
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
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
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

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充達預焉旣而陰告世充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旣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析不能竭命乃因

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爲亂塔拔本塞源裂冠毀
冕豐鬻深指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
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與蒙將大權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
親行鳩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鏡兇魁相尋菹戮
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